

11.04



海盐文史资料选辑

政协海盐县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

选编

(一)



89

516.114
海盐文史资料选辑

第 一 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海盐县委员会
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

一九八九年四月

前 言

海盐县政协自一九八五年开始编集文史资料，以拾遗补缺、网罗散失为己任，至今已逾四年。计已刊出十五辑，累计三十余万字。就内容而言，虽多简陋，不无疏忽，但尚能获得社会好评、受到桑梓欢迎。其影响且及海外，对扩大统一战线，传播爱国主义起了一定的作用，深感此项工作之不可或缺。

今就已刊印之文史资料，作进一步核订、校正，选出若干篇目，出版《海盐文史资料选辑》第一辑，如有不足错讹之处、尚祈读者教正。

目 录

人 物 春 秋

我的父亲陈大齐.....	陈绍蕃 (1)
徐用仪之死.....	金志毅 (4)
我与阿英及《盐潮》.....	吴侠虎 (9)
先父祝静远生平.....	祝晨曦 (13)
记先父毕云程的交往.....	毕仁华 (17)
记朱馨谷.....	朱运通 (22)
天机活泼话“任鱼”.....	陈伯蕃 (29)

工 商 史 话

简述海盐人士开办酱园业.....	马季良 (32)
话说“三日新”.....	吴侠虎 (34)
冯万通酱园创业史.....	朱南田 徐德培 (35)
浅谈海盐南货业.....	陈伯蕃 (38)
吴良材眼镜店传略.....	吴侠虎 (41)

略谈海盐天成丝厂	张玉生 (42)
海盐天禄茶食六十二品	鲍翔麟 (47)

抗 日 片 断

抗战前夕海盐古城风貌	张玉生 (49)
日寇侵占县城罪行录	涂正华 (51)
六里堰战歌	陆辛耕 (54)
回忆抗战时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海北支队 第二办事处	孙杉舟 (57)
沈家术桥重创口寇始末	沈洪康 (62)
记抗战中一位崇高的女性——我的恩妈	葛百弓 (68)

教 育 拾 零

兴武小学回忆点滴	朱秉均 (77)
春风绛帐忆当年——记塾师谈文灶先生	张玉生 (80)
抗战前后的海盐教育	徐世瑗 (84)
忆海盐县立师范讲习所	李静珍 (86)

园 林 随 笔

- 读“海盐徐园图”有感……………张玉生（88）
从明尚书郑晓的生平事迹看海盐“百可园”
的淡妆朴实……………张玉生（93）
忆海盐“朱园”……………张玉生（98）

古 迹 漫 忆

- 海盐天宁寺……………鲍翔麟（103）
董小宛避难海盐考、续、三考……………杨光涛（107）
南北湖名人佳话……………吴侠虎（117）
千古名胜话秦山……………袁增培（119）

风 俗 杂 谈

- 旧时农村岁时习俗……………宋季安（123）
海盐民间婚丧喜庆话旧……………宋季安（129）
四百年前的“海盐子弟”……………杨光涛（139）

我的父亲陈大齐

陈 绍 蕃

我的父亲陈大齐，字百年，生于1887年8月，卒于1983年1月，终年九十五岁。我在他身边生活的年月不多，他留给我的印象，是一位孜孜不倦的学者。父亲1912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，随后即开始教学、著述和研究生活。虽然他从1928至1948年弃教从政长达二十年，然而并没有中断他对逻辑学的广泛兴趣和研究工作。他在80岁高龄时从教学岗位退休，仍一如既往著书立说，即使临终前几年视力极差，又患气喘，仍然研读和写作，不肯虚掷光阴。在抗战前他为一位青年人的纪念册题词时写下了“锲而不舍”四字，并为了解释这句话的意思。这四个字正是他自己奉行的治学精神。

他的弃教从政，有一定缘由。他原是北京大学教授兼哲学系主任。1927年奉系军阀进入北京，改北大为京师大学，并以军阀的亲信主持学校。北大的许多教授纷纷反对军阀操纵和摧残这一具有光辉历史的学府，拒不应聘为教授。不久，父亲接到要他去南京国民政府参加筹建考试院的邀请。他经过几天踌躇，决定应聘。但他只身南下，把家留在北京，还想在学校形势变化后仍然回来。后来也确实曾回北大工作一个时期，担任代理校长，但终于未能摆脱考试院的工作。直到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威胁平津，我家才搬到南京去住。1948

年国民党召开“国大”，改组政府，他审时度势，从国民党政府中退了下来。1949年在台湾大学任教，重新开始教学生活。以后又转往台湾政治大学，在担任五年校长职务后继续执教。

他的学术活动领域，最初以心理学为主。后来因当时学校缺少心理学试验设备，难于开展深入研究，转为以逻辑学为主。他曾以现代心理学为武器，对民国初年风行的“灵学”和扶乩迷信活动，做了深刻的剖析和批判。他的文章《辟灵学》刊载于《新青年》杂志，汇入了五四运动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洪流。我的祖父在纳妾后百般虐待我的祖母和祖母所生的子女，父亲在祖母过早去世后曾写了一篇《先母顺德记》，控诉封建制度下的家庭压迫。

父亲是一位表里如一、言行一致的人。他反对迷信，在家庭生活中也和写文章一样。我的母亲没有进过新式学校，旧思想比较多，每逢年节要上供请土地和祭祖宗。父亲反对这样做，从不参加祭祀。但他说服不了母亲，也不去强行制止。他亲身受过封建压迫的苦楚，所以在家中也不搞家长统治。

父亲在南京时期官高禄厚，但生活还是比较俭朴。母亲也习惯于勤俭持家，不追求生活上的享受，不购置豪华的设施。这种家风对我产生良好的影响。抗战爆发后通货膨胀严重，薪俸的购买力日渐低落，昔日积蓄的存款几乎化为乌有。1948年去台湾时，除购置一台冰箱外，已经没有余款。去台湾之行原来是因为母亲准备去照顾我的嫂嫂临产。但将去之前解放战争的局势发展很快，父亲对他在国民党政府工作多年的记录有所顾虑，走的时候做了一点长期居留的打算。

因此，父亲去台也有一点机缘。如果不是我哥哥在台湾工作，他去台就没有落脚的地方，很可能不会行成。

父亲也比较廉洁奉公，他很欣赏“出污泥而不染”这一名句。当代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是父亲的朋友，父亲求他为我写一条幅，他就写下这几个字，并对我说：“这是你父亲最喜欢的”。在从政时期，父亲不在官场中钻营利禄，而是和国民党的右派权势人物保持着距离。1946年我的一位同学要介绍我和一位国民党显要人物的妹妹交朋友。父亲知道后对我说：“和他们家联姻不一定好”。我听从他的忠告，没有进行。我的一位表哥在父亲属下工作。在国民党进行党员登记时父亲对他说：“我已经是这样了，你不必去登记”。

父亲治学不仅锲而不舍，并且态度严谨。他晚年从事孔孟学说的研究，去年我曾读到过几篇。给我的影响是：他的研究立足于科学方法，很少主观臆断或牵强附会。不过我在这方面是门外汉，如何评价他的文章还有待行家们去做。他最后几年写的文章，自称为“胡思乱想集”，一再叮嘱我哥哥不要拿去发表。他说他写的东西仅仅是通过脑子思考，应该核实的地方他已经无力去查对，因此不能不负责任地发表。

父亲以学者从政，以后又回到学术园地。纵观他的一生，学者还是他的主要方面，除了著书立说外，他的一些行动也说明这一点。他在台湾政治大学当校长时对教师十分尊重，每逢学校聘请新的教授，他必登门拜访，亲自邀请，不摆校长架子。

徐用仪之死

金志毅

邑人徐用仪，字筱云，是清末的高级官员。庚子之役（一九〇〇年），在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侵华前夕，徐用仪是被慈禧杀害五大臣之一。他当时以兵部尚书的官衔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，其地位相当显要。

庚子事变中，对义和团剿还是抚，与列强战还是和，清廷议论对立，分歧很大。徐用仪力陈兵衅不可启，大拂以载漪为首的主战派之意，且触慈禧之怒，遂开杀机。在同任大臣的侍郎许景澄，太常卿袁昶诛死后，接着徐用仪也被开了刀。其间还杀了满大臣立山和联元。五大臣连续被杀，朝野惊愕，是当时的一件大事。不久，八国联军纵兵攻陷津京。慈禧和光绪所谓西狩，一直逃往西安。次年，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，至此，清皇朝末日也逼近了。

徐用仪于咸丰己未年中举人，同治元年八月以刑部候补主事考取军机章京，官京师四十余年，职位步步上升。光绪甲午战争前，以都察院左都御史衔任军机大臣，甲午战争时是后党主和的首要人物，被光绪逐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。戊戌政变后，慈禧再次训政，复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。徐用仪长期供职的军机处，是清皇朝的重要机构。光绪朝大清会典办理军机处记载其职掌：“军机大臣掌书谕旨，综军国之要以赞上治机务，常日直禁庭以待召见。”清史稿军机大

臣年表则称：“军国大计，罔不总揽。自雍、乾后一百八十年，威令所寄，不于内阁而于军机处，盖隐然执政之府矣。”军机处既日夕接近皇帝，又操权柄，自然权势特大。所以历来许多人都将军机处比作宋代的枢密院或汉代的尚书省，因而军机处又被誉为枢院，

徐用仪在军机处供职既久，作风又畏惧小心，官运亨通，屡得升迁。据枢垣记略记载：徐用仪在光绪元年前升官的次序是：同治元年七月十六日有旨：“徐用仪……（共十六人），俱著记名以军机章京补用”。此为徐用仪入军机之始。

同治三年七月初四上谕有：“刑部候补主事徐用仪，著无论题选咨留，遇缺即补”。

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军机处片奏：“缮办汉档告竣、所有派出总校之内阁典籍江人镜、刑部主事徐用仪，总司校对，颇为详慎，自应量予鼓励。恳恩准令，江人镜作为候补待选，遇有缺出，即行奏补。徐用仪候题补员外郎后，遇有本部郎中缺出，不论题选咨留，即行奏补，谨奏”。奏上后得批旨“……徐用仪候题补员外郎后，遇有本部郎中缺出，不论题选咨留，即行奏补”。由此可见两年以来，徐用仪已成为正式军机章京，候补主事升为主事，并将进一步提拔。

至同治七年七月十八日上谕中有：“刑部员外郎徐用仪，著赏戴花翎”之语。则此时官衔已是员外郎一级了。至同治十年三月十七日有上谕云：“本日引见之截取刑部郎中徐用仪，著俟以五品京堂候补。”可知已升为郎中。

同治十年八月二十七日军机处收到的上谕中有：“候补五品京堂徐用仪，著候补缺后以四品京堂候补，并加随带二

级”等语。此次属于不次递升。自同治元年起十年内，徐用仪多次得到晋级，加官进爵不可谓不快。至光绪元年，徐用仪仍供职军机，官衔已是鸿胪寺少卿。以后更逐步擢升，终于成为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大臣。当他在戊戌政变后，复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，半年之内，官衔又从都察院左都御史而署吏部尚书，再擢兵部尚书，接连升了二大级。

徐用仪一生为官，虽然克尽厥职，地位已至正卿，然而在封建皇朝，伴君如伴虎。偶然与最高当局之意不协，竟至杀身，亦云惨矣！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：“庚子之变，正士碎首，公卿并戮，为清开国以来所仅见。被难诸公，其尤为无妄之灾者，则海盐徐大司马用仪是已。”徐用仪死时年已逾七十，被升为兵部尚书只有一个多月时间而难作。据说：戊戌政变后，徐用仪再入总署任大臣，很得意。所亲者劝以时事方艰，不如乞身勇退。徐曰：“吾通籍将五十年，竟不得一日为尚书，辜负此生矣！终须一陟正卿，始乞退耳”，后果擢为兵部尚书，而灾祸也接踵而至了。又据说：徐用仪和瑞安黄漱兰侍郎结儿女亲，义和团未兴起时，黄在乡里写信给他，此信封了多层，拆开一看只是在一张素纸上写着“水竹居”三个字。水竹居是徐用仪别墅之名，亲家的意思是促其及时退归，徐终不悟。

徐用仪致死之因，有记载称：庚子事变时，“译署堂官集议，用仪恒言挑衅非福，载漪久衔之。及袁昶、许景澄诛死，用仪独为哭殓。刚毅曰“是亦汉奸也，留之必为患，”竟并立山等缚斩之。”徐桐也认为杀徐用仪是“诛内奸以清朝侧。”当时，荣禄、奕劻曾为徐用仪求情，慈禧竟威胁说：“行将及若矣”。用就要轮到你们了的话镇住求情者。

徐致死的另一说法是徐桐和徐用仪结怨甚深所致。有记述云：“惟东海（徐桐）深恶其人，必欲杀之而后快。方甲午之役，徐公以少宰为军机大臣，而东海以大学士官吏部。时东海久不召见，一日忽入内，散直后至吏部，徐公已先内，迎谓曰：“闻中堂今日封事，为客可得闻乎？”东海拈髯微笑曰：“无他言，责备贤者耳”。盖即劾济宁（孙毓汶）及徐公也。后徐之出军机，此疏有力焉。

不过，无论怎么说，徐用仪取祸的直接原因恐怕还是他和许景澄、袁昶联合上了奏疏所致。今天细读此奏，使人感到，以当时清皇朝的国力和国情而言，敌强我弱，与列强贸然开战，断无取胜之理。徐、许、袁熟悉洋务，深谙此理。不能与众多的外国挑衅，也是有见地的。而在昏愤而又专制的清室统治下，视臣下若奴隶，徐、许、袁以言取祸，做了清皇朝覆灭前夕的殉葬品，就不足为怪了。（奏稿节录附后）。

辛丑以后，清皇朝对徐用仪作了昭雪优恤，筑墓于漵浦邵湾山，规模格局颇宏大。墓道入口处还竖立石碑坊，上镌“圣旨”两字，并有对联刻于石柱左右，上联是“宏济裂难臣事尽”，下联是：“乘机陷害圣心知”。徐墓现已倾圮，至今仅存痕迹而已。

附：徐用仪、许景澄、袁昶奏稿节录

奏云：密陈局势危迫，急图补救，以弭巨患，拔涉直陈事。窃义和团名目，实白莲教余孽。去年吴桥县知县劳乃宣逆帖，考之最详。前月袁世凯遵旨复陈，言万无抚之理，亦言之切实。前东抚毓贤办理平原一案，称匪首朱红灯自称明裔，妖言煽乱。幸被官军掩捕，并无能避枪炮之术，此其明

证。上年臣洵提督程文炳，该提督乙未年驻军近畿，有山东义和团自称金钟罩、红灯罩各同四十五人效效，以枪刃试其技，立见血毙，是妖术全不可信。而其广招党羽，久蓄逆谋，妄称明裔，为邪教、为乱民，又确无疑义。臣上年十一月十三日蒙恩召见，其时东省拳匪借仇教为滋事，臣曾而奏系邪教倡乱，应早为扑灭。旋经袁世凯实力扑除，东省安然。不意东省肃清，流入直隶，督臣观望迁延，听其滋蔓。及涞水戕官，督臣裕禄尚尔迟延。涿州据城不巳，延及永清霸州。焚毁芦保铁路，又毁张家口电杆，又焚杀教堂教民数百处。本月十六日该匪胆敢潜入京师，盗兵辇毂之下，焚教堂、攻使馆。纵横恣肆，放火杀人，震动宫阙，实为罪大恶极，万不可赦。二十日焚烧前门外千余家，京城精华，剥削殆尽。各国因其仇教，畏其凶锋，情急自卫。十六日枢臣启秀传旨慰问各使并及公使之妻，该公使等感激圣慈，口称调兵为保护生命，绝不干予中国国家公事，其词决非虚伪。为今之计，唯有先清内城之匪，以安民心，以慰洋情，乃可阻其续调之兵。必中国自剿，乃可免洋兵助剿。现历奉严旨，飭令步军统领武卫中军严拿首犯，将城内外坛棚尽行拆去。乃官兵观望，而拳匪横行如故。步军顺天府王城遵旨所拟十条款程，何曾实力办到。久且煽惑愈多，致成巨变。伏乞皇太后皇上恭行天讨，责成大学士荣禄且抚且剿，便宜行事，先清内城地面，悬赏缚购垂首老祖师大师兄者。该大学士为国大臣，应扼要坐镇，不宜劳以细事，须得人襄助，乃可分理。伏见武卫军幕僚记名道府樊增祥、内阁学士桂春、编修王廷相、御史黄桂鋆、府丞陈夔龙，均有谋略，堪以任事。请旨交荣禄参赞谋略，遴派得力将弁，挑选劲兵，分十余

队。更请旨暂闭前三门，严禁出入，分路搜捕，所获匪徒，略讯口供，即行正法，庶足以儆人心而申国法。若因循不剿，各国势大怨深，并举报复，祸患不可胜言。与其外人干预，代行剿办，将至拳匪洋兵，互相战斗，喋血京师，玉石不分，杀害良民，大局糜烂，不可收拾。不如自行剿灭，尚可杜彼族之口，以维持大局，社稷幸甚，万民幸甚。

我与阿英及《盐潮》

吴 侠 虎

我与阿英（即钱杏村）相识，是一九三一年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拍摄《盐潮》影片时，那时他叫张凤吾。我一度住在他家里，我们常外出跑书店和看戏。他读了我所作的“莫道他乡山水好，家乡也有好山湖”的诗句，送我一本《永安湖秋泛集》。我与祝静远、查今文办《海滨日报》时，在创刊号上，曾请阿英及另一李姓写过稿子。阿英编写的《洪宣娇》剧本，用的笔名是魏如晦，后由麒麟童（即周信芳）在当时的卡尔登剧院演出。

我因家乡（澈浦）是个产盐之地，关于盐的历史、盐区情形、盐民生活、煮盐程序、官商压榨等，耳闻目见，知之较详。又因我父元亮先生熟谙盐务，著有《鲍郎盐业史》（澈浦古代有个姓鲍的人凿浦煮盐，此鲍郎场名之由来也。现在通元附近之浦漾，即古之鲍郎浦。澈浦西城外之场前村，即过去鲍郎场署之所在地，至今尚有一碑倒在地下）。浙西原有四个盐场，即澈浦之鲍郎、海宁之黄湾、平湖之海

沙、金山之芦沥。鲍郎、黄湾系煎盐，海沙、芦沥系晒盐，今四场俱废。

我屡次想，如果能拍一部关于盐的影片，俾人们知日常生活中所需之“盐”也是粒粒皆辛苦而成，是大有意义的。其时我适在明星公司工作，经与明星公司创办人周剑云先生谈及此事，他赞同了我的意见，即由我与周剑云、夏衍、徐欣大诸君到澈浦看了回盐区，大家都认为很好，并相定南北湖西海村盐区为拍摄点。回沪后，由笔者把当时一绍兴籍张某籍势硬鬪澈之东海里的部分盐田，盐民起与斗争，酿成命案一事作为背景，并将盐民生活、盐区概况（盐区内之“红泪峪”，当时盐民贩盐经此山谷时，常会遭到盐警之拦路搜索，号哭之声，时有所闻，因而此山谷名为红泪峪）、煮盐经过、官商压榨等情形写给阿英他们的剧组，由他们整理后，并将片名定为《盐潮》。即由公司组成影队，由胡蝶、顾兰君、顾梅君姐妹和三王：王献斋、王征信、王梦石以及在上海物色到一位临时演员唐巢父，摄影师董克毅等数十人驱车至澈，先住在我家。胡蝶随身有位服侍她的人名叫阿标，后因离盐区远而不便，改住在南北湖载青别墅及余家之永思祠。因盐田中之挑灰、摊灰等工作，遇雨即不能开拍。时值桃花汛与伏汛，正当春末夏初，晴雨无常，故在盐区之外拍工作，牵延达两月余。演、工人员往来于澈沪道上达数次之多。有一幕五百多个临时演员的斗争场面，地点在青山头小海里，其中有两位临时演员，一为卖酱鸡酱鸭的陈兆元，一为绰号小长毛的人，他俩本是冤家，这天却都是临时演员，彼此在斗争场中相遇，竟假戏真做，大打出手，把扮演大地主的唐巢父掀翻在地，浑身泥浆。这一镜头，引得导演

徐欣夫哈哈大笑，使他们得到了奖励。从此变冤家为亲家，此亦外拍中之一趣史也。还有一幕盐兵们在葫芦湾海边追击载盐之海船镜头，在这两次拍摄时，远近集而观者，途为之塞，大有万人空巷之概。

时阿英亦在影队中，我们朝夕在一起，有时登山涉水，时而深入盐区及盐民队伍中，有时坐下来谈问许多澈地情形，后来他把在澈浦所见所闻写了篇《澈浦通讯》，刊在当时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。后改《盐乡杂讯》录入他所著的《夜航集》中。此《盐乡杂讯》今可于阿英散文选中见到。去年阿英哲嗣厚祥兄送我一本，见故人遗像，读故人遗文，回想当年同来诸君亦已寥寥无几，不禁感慨系之。

阿英所写的盐乡情形极为详尽，实为难得之作。他的通讯中还记载了南北湖的许多风景。

自外拍工作完成后，我们为了惜别，还在临别的上一晚，特备了几条小船，举行了一次夜泛。时值月光皎洁，波平如镜，群舟齐放，笙歌沸扬，惊醒了两湖及沿海居民，群起附和，盛况空前。

在临别的那天，车上装满南瓜，这是我送给同来诸君的，因为他们都喜欢吃澈产的瓤皮南瓜，而且银幕上还有一幕胡蝶送南瓜哩！回想起来确也是一桩趣事。

盐潮片制成后，曾遭禁映，我亦遭到查讯。因为我谢绝了明星公司给我的酬金，周剑云先生应我之请，在南北湖湖堤上建了一个“明星纪念亭”留作纪念。建亭的材料，都是从上海用车载运到澈，工本浩大。造型是由明星公司美术师董天涯设计的。真是画栋雕梁，朱栏飞檐，极为美观。这是三十年代电影界在外拍中留下的唯一纪念物，惜人们未加爱